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周禮以法掌會同祭祀朝覲賓客之戒其法字是有準則的道理本是好字舜爲法于天下何嘗不好後世却用鞅斯之法看向在試院見諸公稱古者之治天下者純任法以爲好不知道法二字原不可離有不可易之道方是法法不出于道成甚法道如何行有法以行之三百六十官邦國都鄙祭祀賓客截然有條未嘗無道在其中若是無法則紀綱制度都無故有法卽有道道寓于法也古今治天下皆無唐虞三代之法周官許多法所以教忠教孝仁義禮樂便行乎其間後世謂出乎

禮則入乎法錯看法字作刑法之法法字無一不是道

梓材謹案是條梨洲原本所有而謝山修補本抹  
細味其語以法融入于道尙非與道無關者故仍  
錄之

鶴山遺說

康成以驅而納之于善爲馭于祭祀不可通竊意馭者  
斟酌疾徐以歸于範之意如都家祭祀制之使不違其  
則乃所以馭其神

賦者井地所出如禹貢則壤成賦及左氏悉索敝賦是  
也貢兼土地所產康成以漢制解經謂賦口率山泉誤

矣唐陸贄猶以民閒出泉爲不便況成周乎

康成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甚誤古者有故而  
去三年然後收其田里若廢其事而奪之祿在國亦必  
使不至于甚困也

以上周禮

聘禮不腆先君之祧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  
祧豐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

儀禮

自圖書出于河洛天地之祕始露迨入卦畫九疇敘六  
經作而天地之文備矣

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

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于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有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之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以上禮記

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及僅見于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爲王亦未嘗見凡書之

言夏王者皆桀也商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陋儒俗師強  
爲等差于是抗皇號于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

帝

稱號  
說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  
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溝  
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  
爲潏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  
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據然後可以出鄉而謀賊之人

相戕之人鬪鬻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閒而無所忌憚與

井牧說

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爲冢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冢封亦有

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辨于殯斂殷奠  
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

葬說

### 附錄

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  
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

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先生以化善俗爲治首

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  
號難治聞先生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  
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

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

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趨之

先生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史彌遠死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先生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日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室之典

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  
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  
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  
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  
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然白黑上讀之感  
動其後舊典皆復其初

上葉侍郎正則書曰某年二十六來爲學官始獲接四  
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旣專始獲肆力于學漸習旣  
久時有新得明年爲館職始獲盡見中祕書取帝王所

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卽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

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

王臞軒祭鶴山先生文曰嗚呼哀哉天生偉人關係匪細出處則關民生之休戚存亡則係吾道之興廢宜錫

之期頤之年留以爲宗社之衛至于奸臣弄權貪夫敗類宜凶于而身而家毋得以爲鬼爲魅彼蒼者天胡然不惠惡者永年善者降厲望之周堪沒而孔光錫杖于建平之閒元城瑩中卒而蔡京白首于靖康之際鐘鼎漏盡者冥行不休而元夫巨人乃淪亡而相繼

游克齋序鶴山師友雅言曰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于學不肯隨聲接響躡陳架虛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故其議論窮極根柢各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眾人之所未得也

又曰及公在渠陽大肆其力于經如注疏率三四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晚歲披幽抉微培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竦未聞稅君巽父集爲雅言大略可觀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擊節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胸蘊之奇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鶴山贈弈棋羅五星詩云少年不

識棊但見剝剝琢琢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劫  
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膈膈膊膊還如棊亦以告予者  
縮羸伏見元有期七年五谿讀書暇時把二事相悅怡  
久之剝然悟是閒有數人不知三百六十一棊子此是  
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  
乘之旣盡除坤策恰與棊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  
不復思羅生挾二長過我瀘之湄恍如著我五谿上欲  
與之語無閒時此須靜觀乃有得而我家住西山西生  
揣我何時歸按此詩所引者易也乾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爲三百六十也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此于張衡靈憲見之乃易所謂當萬物之數者也卽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以三十六除之則爲三十六者三百二十鶴山先以棋數三百六十一去其一謂之藏其奇則三百六十而已又以微星之數乘以三十六則除去一萬六百爲三百箇六十六矣其餘七百二十又以乾策二百一十六除之又以坤策百四十四除之則所存者三百六十故謂恰與棋數無參差以愚見觀之不過三百六十而已謂之

合當期之日亦可也既以爲極精密又以爲割然悟不知先生何以歎其神妙如此謾記于此更俟學于鶴山者問之

吳履齋序鶴山文集後曰公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榛闢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極纏纏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扶實天出神入不可以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

方桐江跋先生周易集義曰文靖集百卷明易之義者二百三十章有奇易學最精嘗與參知政事西山真先生德秀希元文公門人輔廣漢卿相講磨渠陽山中苦于書不備友難得是書猶欲有所裨益乃未爲序引者此也

又送紫陽山長劉仲鼎

名鍾

序云書院書板存者鶴山魏

文靖公大易集義六十四卷天下所無鶴山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蔡漢上龜山五峯和靖